

國史外史(續集)

編輯

揭發罪惡與貪污

國大檢討政治經濟紀實

國大檢討軍事的風雨，總算過去了，搶救東北和華北的呼號，也由主席團決議，分別交由政府各部門切實辦理去了。接着而來的，是對於政治經濟方面合併舉行檢討。揭發貪污與罪惡的怒潮，在四月十五日的第九次會議上，有如千軍萬馬，奔騰澎湃。

首先是福建代表吳其玉發言，他說：「要完成戡亂建國的任務，前方軍事固然要緊，後方建設也不能忽略。現在東北華北中原是烽火連天，不能說什麼，但在華南，尤其是福建，並沒有匪禍，不單沒有建設，甚至退步到五十年前的狀態：公路不能修復，鐵路也沒有一條，希望政府能够提早實行

地方自治，民選縣市省長及調整不合理的財富分配，以便從事經濟建設。」最能博得大家拍案的林錦賢接着登台，他的聲調非常堅定，他指責政府的一切經濟措施，都是違背了老百姓的意思，還怎能說是民主呢？「現在，全國人民，不論任何階層，都為物價的高漲而苦惱着，但每一次物價的狂漲，都是由國營交通和公營事業領導。在這最近一週的物價，原是穩定的，四月六日起，國營交通事業竟上漲百分之八十，各地公用事業，也上漲百分之六十至一百，於是，其他物價也跟着飛漲了！」他嘲笑說：「這樣，我們代表的膳食費，也隨着漲價了，由每天二十四萬漲到三十五萬。政府領導漲價，人民不能生活，這還成民主的政府嗎？……」江西代表陳會瑞，他看判鄉下地方，老百姓天天在吃樹皮草根，再看到京滬一帶荒淫無恥的生活，他大聲疾呼：「這簡直是明末歷史的重演！」

鬧了很久的救濟特捐，原是由計運處的創議而演變的，現在還沒有下文。湖南女代表徐慈玉，特別提出來，她用動人的聲調，激動了全場的靜慮，接着是熱烈的鼓掌。她說：「老百姓非常要明白，到底誰出了救濟特捐？我們希望財政部長三點：（一）趕快公布名單；（二）不要把救濟特捐，轉嫁在老百姓身上，而避開了豪門資本；（三）要爭取時間，真的救濟老百姓，不要老是拖沓。」說到這裏，她好似是在舞台上，用很富有感情的姿態，唸着台詞：「多少人懶惰在飢寒線上，而那批特權者，都是酒肉逍遙，還成什麼世界？蔣主席說過，通貨發行並不大，為什麼物價如此狂漲？我簡請那批特權者，拿出良心來，才能收拾人心，要不然，真是等着共產黨來清算嗎？時機已經太迫切了！」

好幾年前的洩漏提高黃金價格案，那是驚動了中外的奇聞，現在，奇聞已是司空見慣的事。詹聚樞便以此而抨擊那批管理金融的人物。他說：「全國經濟委員會，是全國最高的經濟決策機關，可是

裏面的委員，也就是商人，每逢黃金外匯調整的時候，也就是他們發財的機會。」

陝西代表趙作棟，他給官僚與豪門繪了一幅生動的圖畫。他說：「政府究竟是在實行羣民主義，還是在實行資本主義？為什麼讓有錢的人更加有錢，無錢的人，更加活不下去？為什麼不平均地種，

修憲的「暗流」與「逆流」

代表們的悒鬱正像未轟的炸彈

費了一星期的時間，好容易才產生了主席團。——單是主席團，便選了兩旬，選舉票是用道林紙精印的，非常美觀，估計在四億以上。有人說：國大每日支出七十億元，假如開會一個月，其支出數字，將佔去千求萬求而來的英國貸款的大半，這誠然並非誑語。

主席團選舉後「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」，在四月六日正式開了「第一次大會」。就在這一次大會中，代表們表現出來的意見，是要修改憲法，要擴大職權。整個上午的時間，連議事規則都沒有通過，先後發言者的意見，不外提案範圍不受限制，提案連署人，不能以五十人作硬性的規定，要愈少愈好，以便代表們有言必發，發之必中。「我們是代表人民的，怎能不談國事呢？」所謂談國事，就是要動亂，所以在會場中，台上有人提到動亂，台下就嘩嘩拍拍的揮動着公聲。一位基督教傳

的代表郭鴻聚說：「北方人民，在水深火熱中，流血淫掠的故事，天天在扮演着」。他認為許多窮苦的代表來開會，是想把地方的意見，提供中央，「如提案受到限制，那真是出人意料之外」。說到這裏，他頓足捶胸的不禁大叫「國家都快完了，要我們來，連說話都不許可嗎？」

翌日，第二次大會所表現的，仍是代表們要修改憲法，要商討國是，瞎子代表凌鐵庵反對主席團的建議，規定收受提案時間。他說：「讓蔣主席來聽聽人民代表的話吧！情勢這樣嚴重，難道老是蒙蔽著他嗎？」代表們的發言集中到提案範圍的廣狹問題，綽號大砲的代表林榮貴說：「依過去事例，政府每於國家嚴重關頭，即召集各界共商國是，如九一八後，曾召集共赴國難會議，七七戰起，曾召集廬山會議；二十七年漢口又召集了國民參政會。今天情勢，已較以往嚴重，國民大會應該有權加以檢討，檢討之後，才可了解國家的現狀，才可以決定誰適宜於擔任總統副總統。」

兩天時間，開了三次大會，雖然議事規則，代表資格審查及紀律委員會規程，總算通過，但是抑住在代表們心中的悒鬱，正如未轟的炸彈，到處在尋找引線來爆發。他們似乎多不願意老遠地跑來，單為投下一張選舉票就完了。因此，他們普遍地要求修改憲法。一位湖南的代表語記者：「我們好容易到中央來了，地方上的人，都要我們把什麼雜事，都在中央求得解決，假如我們投下一票算事，那是大對不起人民的。」早在預備會議的時候，他們就相互交換意見，決定提出修改憲法第二十七至二十九這三條。他們認為立法院的職權過大，行政院難與配合，假如遇到行政立法兩院發生爭執，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，應該由國大來決定，這可使國大發生作用，因而主張國大應有常設機構，會期應兩年一次，應有創制複決法律的原則。

反對修改憲法的計有民青兩黨出席代表，也有國民黨中的元老及參與制憲工作的代表，他們的理由是：憲法制定，曾經費過一番心血，而且現在還沒有實行，怎麼曉得是不好呢？行憲在乎事實，不在乎條文，等到施行以後，發現不妥，再來修改，未必為遲，何必要在今日來做些不切實際的麻煩事？至於邊疆的代表們，似乎對修憲與否，並不感到興趣。記者訪問一些蒙古新疆的代表，他們都採取觀望的態度，如果是大多數主張修改，他們也就以服從大多數為原則。修憲運動的暗流，正茁榮滋長著，但另一方面，倒轉這股暗流，匯成逆流的力量，也在推動著！

東北代表為什麼自殺？

孔憲榮的生前死後

隨著東北情勢的惡化，東北的代表們，在國大會堂中，喊出了慷慨激昂的呼籲。在軍事檢討席上，他們聯絡了西北，華北，中原以至蘇北的代表，一致要求政府迅派大軍，急速增援，振轉戰局。他們是被共匪認為反動的份子，他們不可能回到共匪佔據的區域。他們愛護政府，愛護領袖，希望政府和領袖能夠代表他們，收復失地，撲滅共匪，為自己，為人民，也為國家。然而，他們的迫切要求，早在當局統盤的籌劃之中，權衡輕重緩急，自有適當部署，但他們是不滿這樣說法的。因此，發生了松江省安圖縣代表孔憲榮自縊身死的慘劇。

孔憲榮，字耀宸，現年七十歲，山東費縣人，寄籍松江安圖，已有四十餘年。家貧失學，十二歲

即投軍充勤務兵。九一八事變後，他曾率領義勇軍對日作戰。八一三抗戰爆發，他被迫退至西伯利亞，取道赴重慶。嗣奉命潛返東北，發動游擊戰，在滬被捕，逼任偽職，堅拒，潛逃至京，無以為生，以賣大餅油條過日子。勝利後重返東北，收拾舊部約二萬人，組織長白軍。三十五年，杜聿明將軍，任他為第二支隊司令，因作戰有功，升任吉遼安三省剿匪總指揮。共匪佔領松江後，他率領三萬餘人，從松江突圍到吉林，投奔國軍求援。梁華盛主席，奉陳誠總長之命，將他的部隊整編，並撤消吉遼安總指揮職，改任空頭的東北行轅「收編專員」，手下無一兵一卒，痛心異常，便有自殺念頭、經人婉勸，乃告打銷。今年吉林撤守後，他帶著妻兒逃到長春，情況更加慘苦，而他的家又被共匪清算了，經濟頓感困頓。他的被中央提名當選為國大代表，原認為可獲職身的機會。四月七日，他在由天津飛南京的途中，

他說：「梁盛勳撤退吉林，很叫我痛心！」他認為國軍作戰並不得力，而地方團隊可以死拼，陳誠却加以改編。他準備將一切內心的痛楚，向國大傾訴。他對於此行的期望，自是極高的。在國大會中，白崇禧的軍事報告，強調發展地方武力，而東北的地方團隊偏偏給國防部的陳誠改編了。他對於這種實行不符的矛盾政治，已表失望，而在軍事檢討的時候，東北代表的沉痛發言，反應也只是淡淡得很，他傷心極了。他是行伍出身，不識字，對於一切議案，感到萬方厭煩，他託人代書上書蔣主席，歷陳東北人民的痛苦，請求迅予增援。他並奔走於行政各部會，卻找不到一個人來重視他的意見。因此，他自失望而絕望，終於在四月十五日下午四時許，自殺於南京狀元境東來旅館二樓二十四號的房間。

四月十五日上午，國大議程是討論修改憲法，下午是繼續政治經濟檢討，他都出席過，因為聽得

沒有味道，即返旅館，神色是很沮喪的。茶房打了一盆水給他洗臉之後，他便關了房門，在床頭壁上掛一條麻繩，沒有一點聲響的上吊了。五時許，有兩位客人來訪，打門不開，以為睡了，悵然而返，床房也不去推門查看。直到六時正，郎雲鵬從國大散會回來了，來邀他去參加松江省主席洪鈞的盛宴，叩門不應，推門而入，才發現到他兩眼睜開，舌頭吐出，已經死了。郎雲鵬忙將他解下，屍體已僵，無法挽救。

記者聞訊，曾趕往調查，見死者着深灰色西裝，米色衛生絨衣，藍襯衫，結領帶，身上有七百餘萬元鈔票，桌上留有外面來信及電報三件。國大秘書長洪蘭友及東北代表數十人，均在場料理身後。夜八時半，屍體移中國殯儀館。蔣主席已於深夜致送了一個花圈。

翌晨，國大分七組審查提案，東北代表則全體在記者休息室，召開緊急會議，由畢澤宇主席，商討孔憲榮逝世善後辦法。于斌首作報告，他曾於拂曉時見蔣主席，主席對孔氏的死，表示悼惜，允予撫卹及褒揚。嗣各代表慷慨發言，認為孔氏的死，係受東北惡勢力的影響，有謂「一件貂皮大衣，致民族英雄於死地」之妙語。蓋孔氏要建立地方武力，上面要他貢獻一件貂皮大衣，孔氏窮盡力氣，搜得兩塊貂皮，仍不夠做一件大衣的料子，於是，地方武力也就無法建立了。全場義憤填膺，咸主張迅請政府發展地方武力。王星丹等並草擬臨時動議，要求懲戒陳誠趙家驥。最後松江代表激烈主張：（一）應發動各省代表，對組織地方武力有警覺性；（二）發動東北將領，組織孔憲榮部隊；（三）發動捐款為孔氏家屬善後。另有一位代表擊桌高呼：「東北人團結起來，不能再走個人路線了，不能再因個人而葬送國家人民了，孔先生的骨頭，是不容許任何人出賣的！」

又孔憲榮的全部殯殮，總數約二億元，經由國大發付，一切依請例辦理。逝儀於十六日下午二時入殮，黨政要人均前往弔唁，同時舉行公祭。孔氏長子及媳尚留吉林，音訊隔絕，老妻幼子，遷居長春，生活窮困。在京僅有姪媳孔世久伴隨著，世久的悽慘之情，那就不必說了。

國大門前一場混戰

簽署代表要求出席未成

四月十七日，國民大會正因修改憲法的問題呼吼叫罵的時候，會堂外面一場「攻防戰」亦激烈展開。簽署國代二八人進攻國民大會，由娘子軍領頭，可惜祇有黃淑芳，陳陶心兩員，男士有李嗣航，劉鴻鈞，王一民，唐民亞等人，身佩紅底金字「民選代表聯誼會登記證××號」綢條，齊赴國大會堂出席大會，為守衛憲兵所阻，雙方發生熱烈的搏戰。女代表黃淑芳陳陶心「身先士卒」，領導衝鋒，守衛憲兵不支敗退，會堂大門已被攻開一扇，形勢緊張分。國大警衛組聞訊後，急調大軍憲兵五十名馳援，分成四重，互相手挽手築成堅強防綫，一面實施緊急「戒嚴」，封鎖交通要道，阻止「敵軍」後援。參會旁之十字路口一隊白盔黑鎧警察，並肩而立，上梁庵附近亦用卡車載來大批警察，嚴密防守。警衛組某營長並親臨「陣地」指揮。代表群奮不顧身，前仆後繼，高呼「衝進去呀！」無奈憲兵以血肉築成長城，無法突破。混亂中憲兵王志強因推阻陳陶心代表，引起代表們的憤慨，人群中有人大呼：「女代表挨打了！」衝鋒隊遂轉移目標，一擁上前，將王志強符號扯下。一場混戰之後，代表群因過度疲乏，即停止攻勢，堅守陣地，相峙於台階之前。

此時，簽署代表遂散發「萬急請願」宣傳品，高呼口號：「我們是真代表，為什麼不准我們進去？打倒偽民主！驅除非法代表！假代表滾出來！」並分頭向記者講演，歷述選舉端弊及各人選願情形。大會職員前往勸解，代表大罵他：「你是偽代表的走狗，你有什麼資格說話！叫洪關友出來！」

大會職員報告洪關友後，洪遂請馬文車、于斌、王雲五等出來勸解，馬文車尚未說話，某簽署代表就大吼：「我們不要說客！不要多說！」馬再三聲明是奉主席團的命令出來接見他們的。並謂：「一天不解決，我們一天不甘心！」才得到大家的諒解，因為他為簽署代表的領袖。于斌說：「你們太辛苦了，請休息休息，一定想辦法解決。」請願代表說：「總兵代表都快餓死了，今天不解決，我們今天不回去！」一個東北口音的代表說：「政府就是用你們這些『社會賢達』來拖延的。」于斌面紅耳赤，為之慙然。遂稱：「你們要在這裏等也好，我們馬上就進去報告主席團，想辦法解決。」

馬文車進得去後，這個消息亦傳遍會場，立時發生騷動，阻小代表紛紛從側門溜走。福建代表林紫貴跑上席台大吼道：「簽署代表請願，為什麼要派軍警包圍他們？行憲國大正在開會，不應違背憲法妨礙人身自由！」台下嘯聲大起，林大砲首次吃汽水慘然下台。大會散會後，代表紛紛從報到處側門走出。請願代表站在門口，一綢佩代表證的走過，就指著大罵，嚇得許多代表從旁溜走。這種局面一直僵持到下午一時，雙方仍對壘不下。主席團在大會散會後，立即舉行緊急會議，商討解決辦法。決議推王雲五、于斌、張希文等負責與政府交涉解決。于斌等旋再度出來勸解請願代表，擔保次日合法合理解決。一請願代表說：「明天不解決打死你！」于斌笑謂：「可以，可以。」馬文車亦以

性命擔保，請願代表始相繼離去。

當天下午，馬文車陪同于斌、王雲五、張希文等到民選國代辦事處；與簽署代表盛紫莊、顏澤滋（他派的代表）等舉行圓桌會議，顏澤滋因絕食體弱沒有出席。下午兩點鐘，復在王雲五公館會商。簽署代表方面提出兩點要求：（一）請求大會對得票多數，依法當選之代表，即日發給當選證書；（二）並請大會立即推派代表往勸絕食垂危代表復食，並歡迎其出席國大。當時決議由王雲五、于斌、張希文等於十八日午後四時晉謁主席官邸，要求批准此條款。簽署代表態度非常堅決，他們表示假如不得合理解決，將有更激烈的行動。

但到了十八日下午六時，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結果，這是一個最後關頭，實在逼得沒有辦法之下終於接受了他們的條件。

簽署問題怎樣解決？

絕食代表獲得了最後勝利

簽署當選而被勸讓的國大代表們，在組織聯誼會以及民選代表辦事處的時候，他們來自四面八方，只有一個心願，的確是海誓山盟，口口聲聲，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，十代表絕食護憲法，趙遂初拍棺決死戰，真打算轟轟烈烈演出舉世喝彩的好戲。然而這個戲是在國大開幕前夕，發展到最高潮，隨後也就冷落下來了。有人說：「這是民主的悲哀」，也許信然！

簽署當選代表而有問題者，全國共有七百多人，參加聯誼會組織者計有五百多人，經常出席組織的各種會議者，不過三百多人。自黨內互讓的問題解決後，其中二百多人，已經報到，出席大會，剩下來的便是不幸而中了「地雷」的，被「勸讓」或「代讓」而又不接受「讓」之一字的代表，計有一百多人。他們日日夜夜，出入於碑亭巷的鐘南中學，走到巷口，老是眼巴巴地望著那座富麗堂皇的人民建築——國民大會堂，希冀著那幾扇朱漆光亮的大門，有一天能為他們而開，也可以坐進漂亮的有彈性的絨緞寶座去！

二百多人已出席大會，絕食十人中的蘇銘芳和楊世譔，也已報到了，說要在會場裏，為外面不得進去的代表力爭。幾次三番，他們固然利用若干機會提出，可是主席台上的反應卻很淡漠，而且預備會議還未告終，臨時動議，又怎能比得上那些必須迅速解決的議程？好容易主席團已經產生了，正式議程也已開始了，但單是一個議事規則草案，就經過好幾天的仍是不歡終場。這一切，並非偶然的現象，是根據著一個整盤分化計劃而進行的。八位絕食代表仍住在大光新村，他們已經十天沒有吃飯，也有人說在吃雞湯，在吃粥，但顯然的，他們健康的確是可慮，體溫是一致下降著。李登成及張燾，骨瘦如柴，躺在床上，是不能動彈了，周遊咳嗽很利害，痰裏又帶了血，醫生正為他們打著葡萄針。各方人士似乎都不願意他們的死，但各方人士也似乎只有看著他們的似死非死，這個問題，到底要怎樣解決？

列席的辦法既不為「觸雷」的代表們所同意，增加名額，讓他們參加，又有違憲法規定。簽署的代表，原定已出席者五十人再在會場絕食，以求和平奮鬥達到「民主護憲」的目的，但時過境遷，今

非昔比，似乎也找不到如許的「志願軍」了。他們唯一的方向，只是在解救八位絕食者，勸他們為國珍重，何必輕生，或即把解決退讓的糾紛方案，提出大會討論。

然而在事實上，「觸雷」的代表們，固然是滿腹委屈和辛酸，那些「地雷」，卻也不大滿意。青年黨分配名額，原為三〇〇人，再讓至二三〇人，經選出者，只有七十人，這是埋下了一六〇枚「地雷」；民社黨名額，原為二六〇人，再讓至二〇二人，經選出者只有六十八人，又是埋下了一三四枚「地雷」，兩共達二九四枚「地雷」。直到四月上旬止，這些「地雷」的報到人數，寥寥無幾，他們大多認為趕走了別人，但由於那些被趕走者的吵鬧，坐到國大會黨的位置去，是否牢靠也未可知，與其化了路費，到南京來玩一趟，倒不如靜守家園，俟河之清。青年黨有一位中級幹部，曾致書一位簽署當選的代表，他認為將友黨代表如此安置，跡近侮辱；他是主張在憲法上多添「遴選代表」，而將他們歸到「遴選」之列的。這可說代表一部份青年黨的意見。

四月上旬以後，國大正式議程開始，出席的簽署代表們，一度提出議案，要求大會解決簽署糾紛的問題。終因民青兩黨極力反對，認為選舉糾紛，不屬於國大範圍，應在會外尋求合法合理解決途徑。當由主席團推出于斌等三人，向蔣主席及民青兩黨洽商解決方案，一延再延，延至四月十七日，乃有國大門前一幕攻防戰的發生。絕食諸位代表，要求問題解決

隨著總統的選出，蔣主席乃向于斌等表示：希望轉告絕食諸位代表，要求問題解決，不能以絕食作威脅，必先復食，自可循合理合法途徑解決之。於此，絕食者復食了，未出席者列席了，雖然老填就本屆大會不出席的志願書，但本屆大會已快終了，而現成實惠，依照出席代表待遇，每人但可領到

近億元的膳宿公旅費，並且將獲簡任一級的待遇，充當勸亂建國動員委員會的委員，因禍得福，何樂不為？簽署代表們到底是獲得最後勝利了。

鳴 內



“大將臨陣一對人，國事盡歸品外行”



“干國？奈爾時我們的世節？”

選 舉